

律

茗溪集卷第十三

奏狀

乞宮祠狀

其位臣劉某右臣輒有愚懇上千 天誅臣人材凡
下無長可錄昨蒙

陛下親擢實在臺察之職臣黽勉夙宵欲圖報効性
識不敏既未有所建立而福基淺薄舊有寒濕脚氣
腹脇滿急之疾至是頻作齒髮寢衰不自支梧深恐
虛糜廩粟上負使令伏望 天慈矜憐除臣在外宮
觀一次稍便醫藥犬馬之軀庶幾少間他日 聖恩

儻未棄捐誓畢餘年圖報萬一千冒 天威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起居郎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起居郎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
臣才智庸下自叨親擢未有絲髮仰酬鴻造而驟自
六察遷為二史近世以來罕有此例况記注之任言
動是司比因時巡此典幾廢方

陛下舉修故事遴簡史官宜得方正博洽之士以稱
茲選臣獨何人乃敢冒據抑臣近緣多病嘗有丐閑

之請尚閔俞音更蒙超授蓋非所安伏望 聖慈曲
賜矜察追寢成命遂臣前懇庶允公議所有恩命未
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自秘書少監再除此職

右臣 云云伏念臣賦性顛蒙受才凡下曩膺誤眷擢
真近班進直螭蚬退居鸞省貪寵冒沒忘已空踈量
既過而不知悔且晚而何及間闕孤外閱歲未多枚
拭使令於臣已厚儻復冒已試罔功之責犯求多不
韋之愆豈定命之當安抑公朝之難幸伏望大明委
照洪造曲成察其所陳出於非偽追還成命更選異

能庶使臣愚獲免官謗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辭免中書舍人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
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中
書出號令之地舍人掌文字之官非徒取於詞章抑
預聞於政事職任甚重付委實難自非博極群書通
達國體言足以敷德意志慮之美文足以窮討論潤
色之工則何以增煥皇猷式孚民聽伏念臣素出貧
賤本無藝能遭遇 聖明猥叨識拔曾知恩而未報

顧忍耻以自憐及此衰頹迄無裨補敢期迺聽俾躡
近班念么麼之弗勝懼顛濟之將及矧七年于外已
絕望於脩門而期月之間乃再膺於異數與其悔罪
於煩言噴至之後孰若投誠於成命未行之初伏望
皇帝陛下隆天地育物之仁廓日月容光之照察其
愚悃匪出偽為追還渙汗之私曲遂循墻之請庶無
進越以速愆尤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辭免第二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先具奏乞追還新授臣中書舍人

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
臣人品凡庸無長可錄叨冒恩寵所更既多未有絲
髮之補加又年齡衰邁智識昏暗文辭窘澁鞭策不
前竊惟代言之職從古所重非得一時壞瑋博洽之
士未易稱塞而臣自蒙收召寘在周行期月之間再
叨遷擢臣獨何人乃能有此又臣故有寒濕重脛之
疾每遇發作怔忡悸懼若有所失自度不能在論思
獻納之列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父母之慈特加矜憫察臣所陳
非出偽飾追寢成命除臣小郡或宮觀差遣俾得安

分養疾不致物議犬馬之報期在異時所有新命臣
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兼侍講者聞命震驚固知所圖伏念
臣受質庸愚植學荒淺不圖么麼遭遇 聖明擢自
稠人真之詞掖過越分量愧心覩顏俾侍絰幃豈其
素望仰惟

陛下稟聰明睿智之性有緝熙光明之學具臣莫及
既觀五帝之隆厥脩乃來超視三王之懿而臣乃以

固陋承乏露門自視歎然將焉稱此矧臣年齡頽暮
志意凋零記憶踈濶得首遺尾如今冒處寧免譏嘲
伏望 聖慈察臣悃悞追還成命改授能臣庶穆公
議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 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侍講者聞命震懼不
知所圖伏念臣出自寒鄉本無學術遭遇 上聖起
於閑廢之中曾未淹時遂忝法從代言之選後古所

難臣不自量謬當其任文辭駢散不足以追深厚之
風智識踈濶不足以効討論之益理應汰斥後玷序
遷矧東臺號出納之司而給事以封駁為職處之失
當有害政體則名器之重自臣而輕冒昧否之何施
顏面伏望天地之德猥賜由成察其愧辭追還誤寵
則臣有知難之義朝無虛授之譏而義俱安師言惟
允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秘書少監

具位劉某今日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除秘書少監者選掄誤及恐懼靡遑伏念

某人地凡下問學空疎去國七年自意此身終老巖穴敢圖誤恩復見收錄矧中祝清華號為妙選宜得一時魁壘博洽之士為之領袖如其之陋豈肯冒居伏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成命除某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於愚分得以稍安伏候指揮

辭免脩史

契勘祕書省脩纂文字於條長貳不與止因紹興元年七月內祕書少監程具申請有旨今脩纂日曆蓋緣是時朝廷復置祕館之初未除著作別無脩纂之官事出權宜本非舊制後來緣脩實錄因而又

兼史館職事某竊惟朝大典事體至重如某才識甚庸不通史學加以年齡遲暮記問荒疎儻或冒昧不辭必貽姍笑上累朝廷寵任之意欲望鈞慈察其固陋許令蠲免史館并日曆職事庶安愚分某無任懇到之至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致士後再除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日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司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指伏念臣性識暗陋人地卑冗叨冒以來無補絲髮中自知愧一昨得謝歸老山林獲與田夫野老歌詠聖

化不自揆度希慕前哲作為頌詩仰塵乙覽冒昧進
越方懼嚴誅敢圖睿慈驟如寵靈俾叅從索天地父
母恩重不貲粉骨碎身何以稱塞然而次對之職位
秋優隆豈臣么微所宜躡履伏望 聖慈察臣誠悃
追寢誤恩以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乙亥年

具位臣劉某奏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
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十竦識陋無長可錄

遭遇 聖明冒忝近班更踐既多及茲老病納祿里
居獲與斯民歌詠德化在臣之分可謂過當不圖
聖恩垂託玆賤猥加召命仰戴眷憐粉骨碎身不足
報塞然臣行年七十有八疾病耗昏兩耳重聽兼曾
因墜傷右腿筋掣拜跪不得于今累年難以朝見伏
望 聖慈察臣愚悃匪出偽為特降 睿旨追寢誤
恩許臣依舊致仕庶安愚分所有召命未敢祇受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辭免狀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 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 行在臣尋具奏辭
免召命許臣依舊致仕續准尚書省劉子十二月十
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
赴 行在臣恭依上件指揮即時起離湖州於本月
二十五日已至國門伏念臣違去 闕廷十有七年
祇承召命出於望外欣躍鼓舞願得瞻望清光不啻
飢渴適臣曾因墜傷右足筋攣拜跪不得以手據地
方能興起幾類僧道禮拜之狀不合儀則兼不能跨
馬深恐有虧人臣之禮非若他疾可以自力臣不敢
上欺君父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追寢誤恩允臣所

乞庶幾不致失礼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
伏候 勅旨

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可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致仕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事具悉
朕宵旰圖治寤寐求賢思得耆明端方之士承顧問
而贊教化以卿鴻博之學足以通古今恬退之操足
以厚風俗早膺識擢備見猷為亟用召還冀聞鑿論
而卿再陳悃愾以疾引年朕深亮乃誠閱勞以事既
遂挂冠之請載陞延閣之華夫西清峻秩儒者之至
榮也用以加爾不惟為尔光寵抑示朕眷懷壽俊之

意毋煩避避宜即欽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臣

菖溪集卷第十三

菖溪集卷第十四

奏狀

舉陳之淵自代狀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節充臨安府、學教授陳之淵問學淹通文辭贍蔚頃居太學試選屢優効官以來志節彌厲儻見錄用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舉呂廣問徐康狀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行在侍從

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聖旨選舉到官其列如左
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
所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
者嘗蒙 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
後歷任職業甚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監公事徐康性行
冲粹學識淹通論辯古今悉有依據雖已蒙
朝廷擢為使者用違所長未究施設

右件二人實臣所知兼採輿議倘蒙錄用必有可觀

伏望 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 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
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名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
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 詔大臣
置司脩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

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違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
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
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軺傳至 行在所條對急政

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合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板蕩九廟播遷外憂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為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

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缺郡縣吏不過陰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

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烏合招來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陛下論之而不知其所當先則為不知言

陛下問脩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

陛下躬行者願莫先于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於茲有日矣

竊聞

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款以謂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恣為豈

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

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

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况其間畏義知耻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

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一之謗其无乃自為謀者疎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无用之人稍錫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脩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未乃可議耳夫脩政之目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

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
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沿河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
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某處可以積粟漕
運各以方略來上狀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
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某地而核其寔以為之賞
罰黜陟則事先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
而獨使之汎狀論天下之利害具有益於施行者无
几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
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况餘人哉乃若省費裕
國強兵息民見於事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

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
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后亦不
聞无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
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說獻于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
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

朝廷難之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
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

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
天子詔旨而告之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
其說曰不募不藉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

於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
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
矛槍槌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
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悉聽捕逐
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刀殺
獲則聞於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効用之法其平居
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於州
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
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
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

群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
利於得官也扶策覓舉雖終老而不悔曷嘗慕之使
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為農為
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間暇時嘯其朋儔自
相講習槌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
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山谷強悍之民初
未嘗教也而藝絕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日必驅而教
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
坐而談經坐諸坐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
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

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
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
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
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
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

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
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
銷患于赫一之際而能為

陛下銷患于冥一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于一朝夕
之間而能為

陛下足國裕民于三歲之后且為久遠无窮之利若
以三歲之后无救目前固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
救也願

陛下下臣章雜一詔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
參酌舊所著今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
曰臣之說

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
曰不狀強悍之民崛起山谷十百為群輕犯縣鎮居
民无遠近多寡望風奔走与異時虜人所至率以一
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箠擊莫敢與

抗者非不願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鬪擊刺之事耳僅
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挺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
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社之
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
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觀
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脩政為名誠美矣
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
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
間不願望
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憐一焉矚一焉唯恐一

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遁情則庶幾焉臻於有成可
日月異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聚訟交
訾若築室於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異抑論議有
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崇寧講議之名事
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
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
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轉對奏狀 紹興己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
今具已見頃至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

隋增廣于唐

國朝因爲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凶荒未爲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變則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然立法有未備也至唐正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

於所在爲立義倉

國朝乾德間

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合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

神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於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於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用就食者蓋亦鮮少而况所得不足僮勞流離

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
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
見於

詔令丁寧熟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
於改為使上之德澤不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
義倉之粟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
散給志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
俾適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
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
口給曆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

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已伏望
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倘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厚
幸謹錄奏聞謹奏

茗溪集卷第十四

茗溪集卷第十五

故事

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一東帛加壁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

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於胸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有餘而實不足者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知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惑焉其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改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

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太

卿

臣觀翟璜之諫近乎直任座之諫近乎諷諫
為上直諫次之何也二子之諫同出於忠也任
座能正其逐諫臣之過而翟璜不能救其封子
之失是直不如諷明矣然則翟璜知直之可為
而為之欵抑知其不可為而故為之欵曰知其
不可為而故為之有恃者也然則何恃也曰恃
同列之有君子也使同列有非君子者交鬪其
間鬼神而助之翟璜之禍豈特見逐而已哉然
則任座謂文侯為仁君其出于誠耶其不出於
誠苟以救其過耶曰是何言也事君者可以不

誠乎哉君子之諫其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所謂任座者固恃其君之能改過而翟璜亦知
其終見容也特先發後繼勢有不同而已然則
如文侯者又安得不謂之仁君乎嗚呼同列而
無君子不可以立人之朝矣何獨翟璜古之人
皆然要之朝多君子不問而知其君之為仁君
矣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
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柰何起曰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敢逮朝而有

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反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敢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為國矣故有為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為能而以眾智不立為憂懼事變之鼎來而謀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

也楚莊王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為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如為耻此其所以能兼眾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好自矜大而已然猶懼焉况其臣真莫及之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為人主之大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墮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
諫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
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之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修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
知人堯之所難也故皋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
寬而栗柔而立慮而恭亂而欽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
無可乎及求之孔子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烏度哉一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烏度哉二也然後知是
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
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
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
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
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
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
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
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

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臯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

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之國是寡人豈

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臣竊惟國是之說不聞於堯舜三代之時莊王之問叔敖之對不知何自而言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天下之事一是一非寧有定哉君子之所是小人以為非非雖一物之是非有不能定况於國乎君人者知任賢而已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君子進為小人退聽群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君不以己之取舍病民臣不以己之愛憎罔上如天地四時之化未嘗有心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見也又烏

取國是之名也哉如其及是所謂小人者亦將立國是之名簧鼓天下劫持其君使必從之賊害善良植其死黨而天下日趨於亂桀紂之主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私欲已勝無所適從尚何國是之有而叔敖乃曰由不定國是而亡豈不陋哉嗚呼名不可妄立也審矣名一立必有挾斯名以為姦如前所云者臣故曰其無乃為姦人之資乎

李道裕為正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

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
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
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
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
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
在於君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
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
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
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

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
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
之際有合於其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
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
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
讒倖逐猶棄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
心矣何必多耶

茗溪集卷第十五

茗溪集卷第十六

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
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
天於斧斤未有不堪于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栝栢
千尺之豫章然後為材凡可以為杗為桷為榑為楹
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聾盲跛蹇則亦
思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
者以規矩為方圖以繩墨為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

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為規矩以行藝為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從燥濕之殊宜從而衡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為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棄委於道傍槁死於巖壑而不見錄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為

而已又惡能有擇于其間哉是不狀天下无真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无惡于物之擇已也至于有擇焉而不見錄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主之知當數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茲再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与神而為謀左以昼方右以畫圓盖以心而為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於心也今有人焉讀聖矣之書求為古人之事業盖甚篤泐忍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祿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蘖甕盎薪未之間銖爭

而禽計自旦至暮与屠酷小人为敵讎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狀非其性之所能則為失其所矣昔者強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端使狀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竊自思念生長於世幸未至聾盲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禪大矣君子之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于規矩繩墨之間尚安往而可某雖小物盖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无忽于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与所處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于求歸焉而不得則是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使懼之

至不宣

上執政書

從政郎新差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尚書右丞閣下某嘗謂遇合之難古今所同非直其得之難也得其心之所趨鄉而歸焉者為尤難何者宰相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事之求歸焉者也然有其實者釋其名崇其名者或亡其實故士有幸不幸其幸焉者得其歸又得其心之所趨鄉而不流於非義其不幸則友是昔公孫丞相號為起客館開東閣以收貴士與叅議曾不知所收者何士當是時如王父

偃軍宜在翹材之列矣。願棄不取，又諧殺之。遷董仲舒膠西，皆丞相力。然則丞相所收其無乃賓客故人而已耶？若夫收賢則未也，偃不見收於丞相而衛將軍乃薦之，且衛將軍何為者而能知偃耶？偃之不過丞相而後將軍固不繫幸不幸，要非求用之本心焉耳。柳宗元劉禹錫一時之傑而附離匪人以進，在清議所不容，然當是時儒相如杜佑，蓋嘗延集士類，制通典而二子乃不在，願盼中何也？嗚呼！士之抱負志業而不見試，明假人之力以推輓之，有甚於焚溺者之求拯也。不幸不為當世顯人所錄，用則往，汨喪

庶耻為不義之歸，身負惡名，若腹心之抱癰疽，首領之嬰木索，嗚呼！亦豈其初心然哉？故曰得其心之所趨，御而歸焉者為尤難。某為太學生逾二十年，仰閣下道德，讀其書，與竊聽其論議，非一日。蓋自昔者以古人之事望閣下，獨愚不肖無以自奮發而取知當世大君子之門。今老矣，猶喋喋然動其喙，亦何為哉？竭來京師，問諸賢，縉紳皆曰：天下利疾之才，陞黜賴閣下與一二公力持風裁，盡鏟弊習，且閔：烏有憂國愛民之心，士之欲伸其說而求其歸者，莫先焉。蓋聞之審矣。於是歎閣下真能為古人之事而不負其

所學者也士歸焉而得其所趨鄉者也有其實而辭
其名者也某雖愚且老亦忍能無意於斯時哉惟閣
下稍進之賜之坐語傾心事曲折豈無以裨執事萬
一有謹并錄舊所為詩若干首藉手以見惟是逆旅
手目繕寫不能謹好辱賜覽現幸甚不宣

寄提刑盧察院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提刑察院閣下某聞天下
之物不可以私求非不可求也求之寔難豈惟物之
理然哉抑造物者不與其私也而陰奪之是何言也
某無似生長於世三十有九年矣自少小讀書求為

古人之事業蓋甚篤齒浸長身名不列於縉紳而學
為科舉之文與韋布士群試有司決是非於蒙昧之
中以幸具有得亦可謂求之公矣然名六上於春官
一賓興於學校卒不得志乃退而思之凡某所謂科
舉之文率不量刀務為表、異眾者為說竊聲稱之
計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其求也哉
於是始作而歎曰物之不可以私取果如是乎今則
已矣不復有求於世矣然宿習餘氣有不可遽遣者
獨拳、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求其嗜好之合者而折
衷焉譬諸草木吾之臭味也則往而求之以益其所

未聞信其所已得且將樂此以終其身富貴聲名之
慕不存焉然則某之所求亦可謂易與也懷此以行
於世既有年于茲閭巷之士其窮似已可得而友者
固少而先達富貴某之願慕而請事者又無階而進
焉則又退而思之我之于人不求于天下之同而求
於嗜好之獨抑私也造物者弗與也又何怪乎不得
其求也哉雖然某之自疑若此觀今天下之士馳騁
銜鬻達於觀而敏于望者小足以鉤聲名大足以致
爵位身名泰然意氣橫出視造物者如可目指氣使
其定計豈盡出於公耶而某之區區乃獨私於言語

文字之間與彼之所爭不同轍也造物者又奪之不
已甚乎是以忘其所自疑而不知止焉某故歲聞諸
士大夫東浙有雋人曰元曰馮與執事而三異時獲
職二公於京師獨不得一望執事之顏竊以為恨而
得其文於科舉固已超絕特輩足以信其所聞然猶
未也去歲客淮甸又得執事一二詩文於宗族兄弟
間一讀心醉不自知神忽忽而若馳足駿而欲進
也未幾聞執事以御史出領外臺某竊自計倘得以
私願請於門下是天假其便也日者執事按臨弊邑
又屬有負薪之疾不得造前益自悵恨然某之願慕

求進若不及者誠覲執事察其私而辱教之進其未
能信其所疑而歸之於道然執事以文章道義公天
下至則受之又何私之有哉而某之私則在是不識
儻與之進乎如其不然是造物者真奪之矣不復望
矣故先以是說卜焉庶幾執事他日不以其無謂而
來也不宣

見諫垣書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陳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
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
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

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重輕者果安在哉老莊氏
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
身之逐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
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
義審如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江理者初若易定
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立
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每、猶豫而不能決又况富貴
爵賞之忻於前元生禍福之懼于後其不顛倒迷謬
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
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尔

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夫玉之為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
不貪是真以不貪之寶為重於玉故判之於立談之
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
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眾為心哉以其有
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身可也况於玉乎非特孔
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
氏之說則已苟有心于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某
嘗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
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迹則天

人而知之也某私以謂真有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
是以求質烏儻某之說誠有合於閣下之道則進而
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
府深阻祕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閣
下不宣

見國信侍郎書

建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
郎閣下某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瘡
者而鉗其肘假人之爬搔以為快至其甚者若心腹
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為快而已將旦暮大其聲而疾

呼且祈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宜為一世所歸重
方且自薦於特宰至於丹上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
報其說以謂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
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
宋之鄭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辭亦可謂切矣某嘗
西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用則進不
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
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
才者宜非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荐賢

於天子顧已所挾誠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會當
有所歸不得于甲則得於乙不得於乙則得於丙與
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無所合則有命
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閱
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不有合也又深計而熟
思之然後知今之士與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
侔何者戰國之士以說譎權變取世資俯仰質朝
合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秦之衡人則趙之後
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奘也其自視富貴可唾手取
雖受辱不耻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玉霸道干其

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
用心乃今市道之人類能之曰傲惑佞是也以秦孝
公而告之帝道是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
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
也至於未說以霸道則佞而已矣前者之不合知後
者之必合也蓋侈其說以要其君斷信用之篤也今
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
曰我必有合吾知其不可冀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
術未易用也脫或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於
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荐類於祈哀無足深怪

也某吳興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趨進之途仿
徨于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每
舉而每不合嘗竊自念遭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
可以出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
其說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耻而独有意乎以
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僥倖萬有一者之合嗚呼
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己者亦豈有待乎
哉某故歲居學校服閣下重望而誦記其文以為矜
式非一日與其操履論議得之縉紳之間為加詳而
某之定計求歸焉者抑審矣特門牆之阻邈在天上

曾不得趨趨其間迥者閣下以使事道二漸某始作
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
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余便哉書不必再上之不
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遇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
果立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
悔其聞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
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
所為近詩雜文一編籍手以見惟閣下進退之不宣

上越帥書

後改郎充越州學教授劉某再拜上書帥坐待制

閣下某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
者之謂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
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二拙者
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真有難
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雅變也大抵皆情理之說故
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
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恩
怨爾汝嗟之私也有故國舊都淒涼綿之情也
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焉杜少陵遭時亂
離間關陝蜀負薪採招舖糒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逆

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便信以悲哀為主然後知惟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槩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又自更國難以來益復忽々不自_覺理憫天步之方艱恫大耻之未雪每一念至則中夜起坐當食失匕悲米填膺則泣下緣睫視曩之所謂流離辛苦蓋又不立道焉迥者獲史麾下侍坐席聆警歎温然若將憐而教之退而自念顧無以借資受教於左

右又平昔所為言語文字率皆愁憂無聊之辭獨可為其窮似已者道難與富貴利達者言也既又思之閣下以道行聞於鄉以文學世其家以忠信勇決自見於時奮自矜儒亟登禁近作鎮藩屏貌舒徐而不矜志刺促而常憂此其中非苟以富貴利達為榮願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安知不有似於閭巷窮苦之士哉謹錄新舊雜詩若干首併用藉手以清惟恕其僭率幸甚不宣

寄中丞書

某愚暗不通世務竊謂自古有國寧無緩急所賴以

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乏
以宏濟艱難抑何盛耶將相勲德忠臣義士儒學文
藝下逮暨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
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見大夫至
無可使而

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顛沛迷謬往、可笑

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蓋將任以天下之重伏
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崇寧
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
夫拘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捐自激昂沮

辱摧抑重以禍灾故家遺俗無復在者風聲氣習悉
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為鑒
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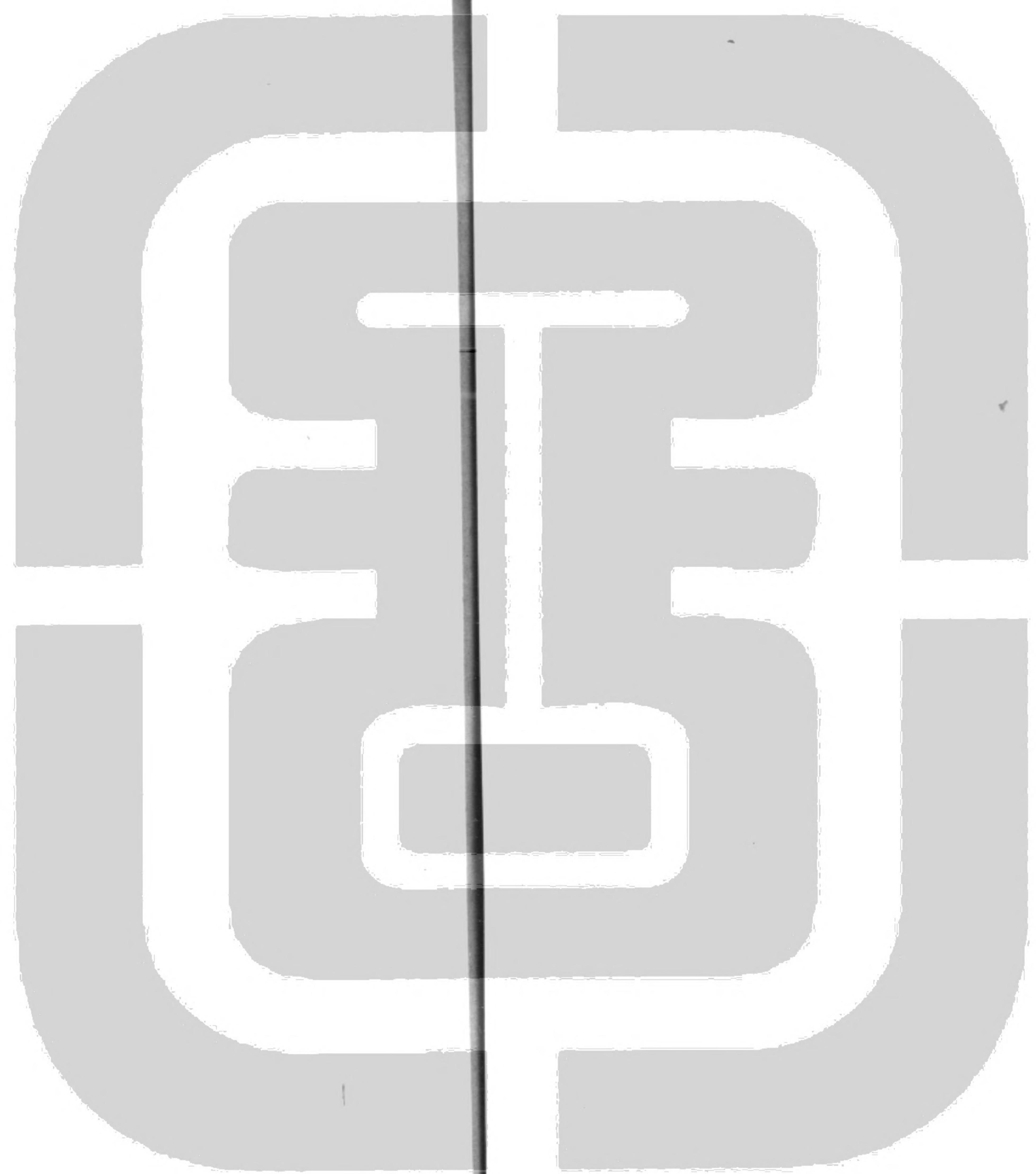
聖主養成人才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
向風恢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廁於其間古人
云種藝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惟留意幸察某陋
儒無知因書覩縷不知其僭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
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祇震作不宣

茗溪集卷十六

茗溪集卷第十六

十一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律